

活下去

山田歌子著



2261

活 下 去

山田歌子著
周大勇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青年女工歌子，出生在日本东北部藏王山麓一个貧苦的農家。当她在童年的时候，全家因無法过活，背井离鄉，偷偷地搬到一个漁港附近，居住在一所又髒又小的破屋里。十多年間，不断地和飢餓、疾病、战灾等搏斗着。慈爱的父母、祖父母終于一个个悲惨地死去；全家所指望着的大哥被征去当兵，結果战死；聪明的大弟弟受了刺激，自殺不遂而神經失常；刻苦耐勞的二弟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出外謀生；最后，又發現她自己和最小的弟弟都已生了嚴重的肺病。那时家里已是吃尽当光，姐弟兩人食不果腹，無法維持生活。幸而得到父親的一个旧同事的帮助，才進入一家進步团体办的医院。在療养期間，得到医生和其他病人的鼓励和帮助，寫下了这本自傳体的小說。

本書根据生きる理論社 1955 年版本譯出

活 下 去

山田歌子著

周大勇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286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1/4 字數 105,000

1957年3月第1版

195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6,000 定价(6) 0.46 元

关于“活下去”

“活下去”是近年來日本文學界最受人重視的作品之一，陸續發表在一九五四年三月號至七月號的進步刊物“文學之友”上面。開始刊載以後，就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，並且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。

原作者鎌田歌子，是一個很貧苦的青年女工，一九五四年還只二十二歲。她出生在日本東北部藏王山麓的一個農村里，全家祖孫三代，大小十口。在她童年時代，她家因窮得無法再在原籍生活，就丟棄了老家，乘黑夜里無人注意，逃到鹽釜——松島灣內的一個漁港——居住，想依靠全家的辛勤勞動，把日子苦捱下去。可是在她寫這本小說的二十二歲的時候，她家已經死得只剩她和三個弟弟——一個神經失常的大弟弟到北海道糊口去了，杳無音訊；一個刻苦耐勞的二弟離開家庭靠做木匠過活，自顧不暇；她自己 and 最小的一個弟弟都生了嚴重的肺病，非住院長期療養不可；家里呢，真正是所謂吃盡當光，連租住的兩間破房子也在欠了一大筆房租之後，退還給房東，已經無處歸宿了。

產生這本作品的地點，是鹽釜市的坂醫院。那是一個進步團體辦的醫院。這本小說的原始草稿，就是鎌田歌子破家以後在那兒養病的時候寫的。那兒的醫生和病人中間，很有一

些思想進步的人。院內有讀書小組的組織。鎌田歌子參加了一個以左翼雜誌為中心讀物的讀書小組，曾得到組內同志們不少的啓示、鼓勵和幫助。鎌田因年幼時候要照顧弟妹，連小學也沒好好兒上，所以文化水平很低，這本作品能和讀者見面，是和這些啓示、鼓勵和幫助分不開的。而從這一個角度看，“活下去”實在也可說是一部集体的創作。

原作者經歷過各種不同的苦痛生活，她自己也曾想把这些生活實況寫出來，可是總沒有機會實現。在她療養期間，有一次——那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十月初，和替她治病的主任醫生瀨戶泰士偶然談起過去自己的家庭情況，瀨戶醫生聽了很是感動，另一方面，湊巧有一個刊物曾向瀨戶征稿，瀨戶正苦沒有稿寄，那時忽然想起了，就鼓勵原作者把她的身世寫出來。原作者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，瀨戶醫生以為她一定要表示為難，可是意外地她却淡然答應了。

這以後，這個不大会寫漢字的青年女工，就每天每天艱苦而又興奮地繼續着她的寫作生活。她沒有原稿箋，她的原稿是用鉛筆寫在包藥紙上的，每張紙上都寫着很細小的字，一行一行擠得密密麻麻。她每天要寫這樣的原稿四、五張，每晚要寫到深夜。同室的病人勸她保重身體，不要寫得太多，她總回說“快要好啦，只有一點兒啦”，不肯停手。她把自己的歷史從幼時一直寫到進這個醫院為止，一共寫了二百四十五張，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。據鄰榻的病人說：“平時她也曾把這些經過，片段地和別人談起，但在受到瀨戶醫生的鼓勵以後，更是興奮得不得了，在每晚熄燈以後，還是要低聲談說自己的往事，听着實在使人感到有味，可是有時聽得倦了，也偶爾睡着，

一睡着，她就要动气。”不但她那股火一般的寫作熱情得到了旁人的同情和鼓勵，而且在寫作過程中，她也得到了不少的幫助。她常常跟別的病人商量：“醫生叫我寫寫看，怎麼寫才好呢？”有時遇到不能寫的字，就仔仔細細地問別人：筆劃怎樣，字音怎麼念，什麼意義……。也有很少幾處地方，人家給她問得厭煩了，就直捷地替她代填進去。可是作品的整個內容都是原作者一邊思考，一邊照她自己的意思寫下來的。

原作雖然好像只是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的經歷敘述出來，但對材料也曾下過一番相當大的選擇工夫。她的所以能夠這樣做，也是因為得到了讀書小組內另外兩位同志——武田久和佐藤一的幫助。在這些同志的幫助之下，好不容易地她把原始草稿完成了。但是，如把這部原始草稿，不加修改地發表出來，那是不大妥當的。因為這只是一部生活的體驗錄，行文平鋪直敘，不講究寫作技巧，缺少對話，對人物、環境等不加描寫，有的地方還重來復去地容易使人感到單調乏味，於是就由另一位主任醫生——高橋實的愛人費了一番工夫，把它修飾改寫一通。當然，這也是依照原作者的意思下筆的，把原作者的努力完全融合在改寫成的作品中間；原作者的才能，在改寫成的作品中間，還是不受拘束地自由發揮着。這樣，就使改寫完成后的作品，比原始草稿達到了更高的境界。用山田歌子的筆名發表在“文學之友”上的，就是高橋夫人的改寫稿。

“活下去”的產生，給日本文學界指引了一個新的方向，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。這首先是因為它通過了集體創作的辦法，實現了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的互相結合。很多作家，他們雖有豐富的寫作經驗，熟練的寫作技巧，可是因為缺少人民大眾

的生活經驗，作品內容就無可避免地流于空虛。另一方面，一般貧苦的人民大眾，嘗遍了說不盡的種種苦辛；社會上的一切矛盾、一切不合理現象，在他們眼中也看得最清楚，却因沒有寫作經驗，不能夠把事實攤開來，把問題提出來，引起全社會的注意。存在着這樣的一個脫節現象，就不容易產生偉大的作品。只有在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交融一片的時候，才有可能使作品反映生活，反映時代，具有豐富生動的內容，而使絕大多數的讀者發生共鳴。“活下去”就是由於鎌田歌子的生活經驗和高橋夫人的寫作經驗融合在一起，還曾得到讀書小組內許多同志或多或少的、不同方面的各種幫助而產生的，它不僅實現了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的結合，也証實了集體創作的成功。在目前的日本文學界，這一種創作方法的成功，無疑地是有很大意義的。

這本小說所以能轟動一時的主要原因，是由於具有很大的感動力和吸引力。為什麼能夠具有這麼大的感動力呢？野間宏先生說得好：“這裏面有‘真實’。”不但是鎌田歌子個人的“真實”，而且歌子的遭遇，也就是今天絕大多數日本勞動人民可憐、可悲的遭遇。“活下去”里面所寫的，不是個別人物的生活事實，而是代表大多數日本勞動人民的典型人物的典型生活。“窮苦的人，在他的窮苦受到安慰和同情的時候，就要流淚。”日本的勞動人民在讀這本小說的時候，看看人家，想想自己，誰都會有一種切身的感覺，又怎能不受感動呢？有人把這本小說念給一群老年女工聽，在念的時候，老大娘們听着听着，一個個頭都低下去了，過不了一會，有人已在發出啜泣的聲音，又有人听了在低聲說：“啊，跟我的情形真是一模一樣

呢！”也有人說：“我更要苦哩！”“誰把我的事情也寫成小說啊！”這些都說明了它所以能夠使人感動，所以能夠獲得廣大讀者愛好的原因。也就因為具有很大的感動力，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，所以讀者們又表示：“在念開了頭以後，愈念下去就愈給緊緊地吸住”，使人不忍釋手。

原文毫無做作地使用着勞動人民的活的語言，因此淺近易懂；全篇生動活潑，字里行間到處洋溢着有力而健康的情感，顯示出作者個性的明朗爽直；尤其是在無論怎樣艱苦的時候，總保持着樂觀主義的情緒等等，都是值得一提的。

譯者在一九五四年夏季決定把這部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以後，就根據發表在“文學之友”上的原文着手翻譯，到一九五五年六月脫稿。後來理論社出版了單行本，又根據單行本校閱一遍，作了若干處的修正。單行本和“文學之友”不符的地方，凡譯者認為是單行本錯誤的，仍照原譯。校後還從單行本上選譯了一篇理論社編輯部的“致讀者”，附在卷首。中國讀者可以從這篇文字中領會到日本文學界、出版界對這本書所作的評價。至於單行本本文後面幾篇討論這部小說的文字，譯者認為沒有必要介紹，決定從略。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譯者

致 讀 者

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，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，是粗糙的東西，但也是最生動、最豐富、最基本的東西。

——摘錄毛澤東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”

在這本小說里，洋溢着兩種力量，足以滲透任何人的心胸：

“這就是我的事啊！”——誰都會這樣想的吧。雖然有些人所經歷的道路，表面上似乎和歌子完全不同，但是也不可能不這麼想。使得做母親的、做姐姐的、做祖母的……以及日本所有的女人，都會發生共鳴的那種力量，在這部書中是徹底地表現出來了。——我們以為這就是這本小說的偉大力量之一。

“如果是這麼一回事，那我也能寫；不，我也要寫！”——這本小說還能夠在任何人胸中，喚起這樣一種心靈上的創痛。我們覺得這就是這本小說的另外一種力量。目前這個時代，任何人胸中都有一種“要寫，一定要寫，耐也耐不住……”的心情，正在高漲起來。就在這樣的時代里，產生了這樣的一部作品，它能夠在實際上喚醒人們對寫作的喜愛和勇氣，我們覺得是有特別深長的意義的。

應該寫些什麼呢？應該怎樣寫呢？——這本小說使讀者

容易切身領會到這兩個問題，並且是和讀者的心結合在一起的。我們想使這本書成為一本供大家欣賞的小說，同時要使大家在看了以後，還能夠考慮到這樣的小說是怎樣產生的，具有怎樣的意義等等。希望讀者們對這本既是小說、同時又可作為一本活的文學入門的書，加以重視和討論；而最重要的，是希望從讀者們自己的身上，產生出寫作的力量來。

從開始創作一直到出版為止，這本小說實在是靠眾多的人——醫院里的各位同志、「文學之友」社的各位同志、作家們和讀書小組的各位同志——協力同心，好容易才能呈獻到讀者面前的。對出版的人來說，這也是本最感愉快的書籍。替這本小說畫插圖的，是安部公房氏夫人真知女士。我們敬向各位衷心地道謝。

理論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“活下去”(譯者)..... | I |
| 致讀者(理論社編輯部)..... | VI |
| 1 淒涼的送殯行列..... | 1 |
| 2 爛泥田 | 22 |
| 3 活着的幸福 | 55 |
| 4 漫長的春季 | 92 |
| 5 活下去..... | 114 |

1 淒涼的送殯行列

記得是在半夜里兩點鐘光景。我雙手拿着平時吃不到的蘋果和點心，心里非常高興。加上這時候全家老小都感到異樣的興奮，使我心里越發動蕩不寧。那黑沉沉的玻璃窗上，反映出來的蘋果的紅顏色，直到現在還能使我清清楚楚地想起來。——這是一次趁黑夜坐火車逃跑的旅行，我們一家的生活，到此算是告一段落。

昭和十三年^①九月底，全家離開了藏王山麓住慣的S

村。為了不讓鄰人們覺察，我們快手快腳、不聲不響、偷偷地動身上路。到達目的地S市^②的時候，太陽已經快要出來了。

火車站前面就是海岸。沙丁魚高高地堆積着。這兒那兒，到處都看到沙丁魚堆得像山。魚身受着曙光的照射，鮮明地閃耀着銀色的光芒。啊！從現在起，就要在這個地方開始我們的生活了。我雖然還只是小孩子，也感到新鮮而高興。可就



在同时，又不由自主地說：“噲，好腥气啊！”

在到处都充滿了魚腥气的S市，我們所租的房子，是在市街尽头的山上。出了車站，往右走一会儿，轉角处有一家醬園，在这一帶地方算是相当大的。从这兒再往前走，就進入了兩旁住戶疏疏落落的山路。在爬完了一段陡坡以后，接着就是一片平坡。道路左边的雜草叢中，有一所破毀不堪的小庙。在平坡的中腰，并列着一家賣食鹽、雜貨的店鋪和一家米店。兩家店鋪的前面，裝設着一个附近十多戶人家公用的自來水龍頭。那家賣食鹽的鋪子，就是我們的房东。米店和鹽鋪子中間是一條狹窄的小路。進到里边，有用高低不平的石塊潦潦草草疊成的几級石階，面前就是陡峭的崖壁，再上面就是山峰了。石階的左边是一塊狹小的平地，上面橫七豎八地盖着一批連檐房^①。因为是盖在山背后的，所以房屋后面，永远沒有陽光，風也吹不到。住在这些連檐房里的人們不用說了，就在附近一帶的村落里，也尽多是从別的地方迁來的流落戶。他們都是为生活逼得沒有办法，漂流到这兒的“無根之草”。

我家租的房屋是头上第二家。天花板、地板、都已七零八落，旧得墨黑的。有一間六鋪席^②和一間四鋪半席的房間，此

① 昭和十三年就是一九三八年。

② 系指鹽釜市。

③ 原文是“長屋”。許多間的房屋，在同一屋脊下并列建連着的，叫做“長屋”。这种样式的房屋，在日本多为貧民所住，相当于上海的棚戶，九龍的木屋，北方的雜院兒之类，这里譯做“連檐房”。

④ 日本房間的面積，用席計算，六鋪席大的房間，就是六張席子大小的房間。

外还有一个徒有其名的厨房。祖父祖母和父親母親再加上哥哥、姐姐、我、三个弟弟，一家十人就拥挤不堪地睡在这里。跨出门口一步，便是鄰家。后边呢，是髒水溝。溝緊接着山，在大約走上兩級石階的地方，有一个茅廁，下雨的日子，糞尿溢出來，就在廊下流過。緊靠着前面房檐，有一所馬厩，是住在隔壁的那個馬車夫的。有時候，不知怎的一來，那匹馬使勁把腳亂踢，從板壁的隙縫中，稻草啊、馬料啊、都飛到我們的房間里來了。到了黃梅時節，那更糟啦！從后邊溢出來的糞尿，和馬厩里流出來的髒水，匯聚在一處。我家房屋前面當然不用說，連附近一帶也全都變得像臭水溝一樣。因此，不管男女都隨意在這一帶大小便。不堪忍受的熱氣和惡臭，籠罩着不散。蚊蠅老是飛繞着，直要到將近冬天才絕迹。那時我還是小學四年級生，常常對母親說：“我还是要回到空氣新鮮的S村的家里去啊！這

回回去以後，我准會使勁干活幫助你們的啊……媽媽啊……”這使她感到很為難。可是，其中情形，慢慢兒我也明白起來了：爺娘因為在S村活不下



去这才逃出来的，那里已经算不得是故乡了。

父亲身体衰弱，咳嗽老是不停，大家都说他有气喘的病根儿。太费力的工作不能做，因此就在沿海岸那条马路上的的一座桥堍，设了一个烘卖“金钱饼”的小摊子。我在每天学校里放学以后，就背着书包赶紧迈开小步跑到父亲那儿去，这样那样地替他帮忙。在寒冷的风雪交加的晚上，生意是好的。“喇——冷啊！”说着，停下来买了就走的，大概都是渔夫。每烘一个，放入好多砂糖，只卖一分钱。有时碰到了兴冲冲的年轻小伙子：“喂！给我烘一块钱的！”这下子可就手忙脚乱起来，几乎连材料都用光了。可是，假如砂糖放得不多呢，马上就会没有生意，那可糟啦！我和父亲两人拚命干着。因赚钱很少，干了约三个月，就不干了。

父亲在家不做什么事，咳嗽还是不停。因为父亲不做事，母亲就得出去工作，要不然，家里就没得吃的。母亲去工作的地方，是一家鱼类加工工场，在接近热闹地区的一条街上。她浑身沾满鱼腥，整天地干活，得到的工资只是四毛钱。可是她还拚命干着。祖父和祖母，就替全家料理每天粗劣的饭菜。母亲挣来的一点儿微薄的工资，全部交给祖父。已在高级小学毕业的哥哥，虽然进了一家公司做工役，但只能勉强地自己顾自己，所以九口之家，不得不靠母亲一个人来维持。生活是苦的，每天都要挨饿。

我升到五年级的那年，父亲加入鱼市场的搬运工人小组，做了苦力。那小组干的，是些把鱼从船上搬到岸上和搬来运去的活儿。父亲在加入以后不过一个月光景，因小组垮掉，人员解散，又失业了。经人帮忙，又介绍到一个破铜烂铁的批发

行去做工人。掄起巨大的鉄槌鉄棒，把从旧货担上收來的破旧的銅鉄器等等，敲扁打碎，弄成一定的重量或一定的形狀：这一工作，对父親病弱的身体，影响很大。早晨咳得喘不过气來，現象更加厉害了，而且顯著地是在消瘦下去。因此，三个多月之后，也就放弃了这个工作。

父親在家里呆了一个短时期，又开始到一家規模不大的罐頭工厂去做工。那时，母親也轉到这个工厂里去，因此，生活多少好了一些。可是不久母親因为生產，又停工了。停工之后的第二天就生下我的小妹妹，在她寬闊的額上，蓬鬆地盖着一層薄髮。全家变成十一个人了。母親可不能安閑地長期休养在產褥上，不久又到一個魚类加工工場去做工。做工，做工，老是做着工，可还是貧苦。祖父和祖母，說是为了减少口粮，要到远地的女兒那里去：

“春夫，如果日子过得好一点，立刻寫信來啊！活了这么大的年紀，也不是乐意到別处去找人家麻煩的。”

兩位老人把幼小的弟弟作为对象，用同样的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訴着苦的时候，眼淚掉下來了。我望着拿了一个小包袱的祖母的背影，不禁高声喊了起來：

“奶奶！我一定尽力干活，不久就寫信給你！”

祖母回过头來，她那像在欢笑的面頰，已經变成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样兒。我也一陣心酸，鼻子里有一种刺痛似的感覺。

老人們去后，做飯就成了我的事。早晨半明不亮的时候，就起來燒飯、煮醬湯。母親立刻要上加工工場去；我呢，把課業用品包在包袱里，背了小妹妹上学校；弟弟們也都吵吵鬧鬧

地上学校去。比我大兩歲的姐姐，在念完小学六年級以后，進一家罐頭工厂做工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。父親呢，身体还是不好，在家里睡睡起起。为了小妹妹吃奶，每天我得抱着她上母親那兒去兩次。因此，我在学校里，大概只能上一、兩堂課，其余的課就都不能上了。在潮湿的水門汀地的一个角落里，母親把裝魚的木箱之类的东西倒放着坐在上面，好像有什么顧慮似地縮作一团兒給嬰兒吃奶。小妹妹心滿意足、含住奶头安靜地睡去时，母親就在她的頰上，用指尖一按一按地急着催她吃。

加工工場的工作，也有季節性，到了淡季，又沒有工做了。这一回，是到松山去干山上的活。出了家門，爬到学校那一边的山上，再一直往前去，有时上坡，有时下坡，最后就到了叫做“窪地”的一塊低湿地帶。那上面有棕色的池塘，有青色的池塘，



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池塘。夏天，小孩子們在这里游泳，大群的孩子一齐下去，池底的泥土給攪了起來，把池塘里的水都弄成了泥漿。过了这些池塘，登上北边的陡坡沒多远，那一